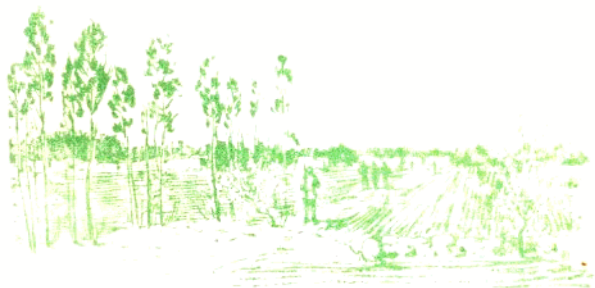


工 農 兵 寫 話



芬家灣的故事

鍾 瑛 著

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內 容 說 明

這本書裏一共收集了五篇戰士的寫話。寫的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戰鬥故事。

“我要像排長一樣戰鬥”，寫八路軍一個新戰士，因為親眼看到自己的排長捨身掩護同志們撤退，內心受到感動，便立志要拿他作為光輝的榜樣。後來在戰鬥中也屢次立功，成了英雄。“芬家灣的故事”和“電話線又沒有了”，寫八路軍怎樣發動羣衆，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，想了許多巧計，使日本鬼子和漢奸隊連吃敗仗。“炸城門”，寫解放軍一個爆破手，怎樣巧妙地利用假炸藥哄騙敵人，然後用真炸藥炸了敵人的城門。“‘土飛機’轟開發電廠”，寫解放軍圍攻臨汾時，採用“坑道爆破”的戰術，先炸毀敵人的重要據點發電廠，又炸毀城門，使敵人驚惶失措，然後全面進攻，打下了這座城。

這些故事，不只是寫出了驚心動魄的戰鬥過程，而且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的智慧和愛國主義精神。

目 錄

我要像排長一樣戰鬥·····	劉 湖(1)
芬家灣的故事·····	閻丕鴻(11)
電話線又沒有了·····	王 杰(18)
炸城門·····	黃賢臣(22)
“土飛機”轟開發電廠·····	卮 琛(27)

我要像排長一樣戰鬥

劉 湖

一

一九四三年，我參加了部隊。因為身材矮小，同志們都愛叫我“小劉”。

那是在一個風雪的冬夜裏，我們接到戰鬥任務。我偷偷地想：“呀！這麼大風大雪的夜裏還要打仗？……”我們排長王雲玉同志好像看透了我的心，對我說：“小劉，這大風大雪的天，才是打敵人的好機會呀！別忘了你當礦工時吃日本鬼子的苦頭，咱們打勝了，就把這些壓迫人、剝削人的傢伙推倒了。你不樂意嗎？”他這麼一提，我立刻臉紅了，拉住他的手說：“排長，我沒有意見，我要堅決參加戰鬥來報仇！”

風越颯越大，我們越走天越黑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出現了一個村莊，看來有二百戶人家。我問排長：“這是敵人的駐地嗎？”他拍拍我的肩膀說：“你不知道嗎？我的家就在這個村上。這裏離敵人據點不過十幾里地了。”啊！我想起來了：行軍路上聽人說排長的家就在此地，家裏有一個老婆帶一個娃兒，日子過得挺苦的。我心裏想：“這下排長可以回家看看了。”

可是，到了村上，排長沒有回家。我急着跑到他跟前說：“排長，哪是你的家？我進去給大嫂子報喜去。”他打斷了我的話：“小劉，別亂說了。”這時指導員來了，向排長說：“王雲玉同志，到家探望探望吧！”排長沒吱聲。我拉着排長的手說：“走，快進去吧！”排長很鄭重地對我說：“劉湖同志，咱們是來打仗的，不是來看家的。”排長又回頭向指導員說：“謝謝首長的關心，我入黨時不是說過不打敗敵人堅決不回家嗎！”說着說着就走出了村子。他的

心真剛。我問他：“排長，入了黨就不能回家了嗎？”排長很和氣地說：“話不是這樣說法，共產黨員是為了全國人民和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的，這裏面，當然也包括自己的家庭。現在正是戰鬥緊張的時候，怎麼可以為了回家看看妻子兒女，把戰鬥任務放在一邊呢？”他又問我：“你想家嗎？”我強捏着鼻子說：“不想，為了報仇，想家還行！”排長見我低着頭，又對我說：“小劉，好好幹吧！到全國解放了，有機會，我們都可以回故鄉去看看的。”我問：“哪一天能勝利呢？”他說：“快，只要同志們齊心幹，勝利會越來越快的。”我聽了，心裏十分高興。

戰鬥打響了，我隨着排長一起參加了戰鬥。果然，敵人沒防備，我們在這大風雪的夜晚，打了個勝仗。

二

春天了，平原地方呈現出一片綠色。桃



花、李花開得紅一塊、白一塊。可是，日本鬼子想把這塊好地方變成焦土，他們想盡辦法要消滅八路軍和解放區。

有一天夜裏，我們和敵人發生了遭遇戰。當時，我們擔任了警衛團部的任務。為了掩護指揮機關安全轉移，連裏決定我們排最後撤走。王雲玉排長向我們進行了一番動員，就帶我們到一道圍牆後邊掩護部隊轉移。

敵人的砲火，越打越兇。我往前看，日本鬼子正在集中火力向我們射擊；回頭看，村裏燒起大火，很多老鄉被打死、打傷了。我氣得要命！這時，王排長高聲喊道：“同志們！我們

要一顆子彈打死一個敵人；為老鄉報仇，把日本鬼子打退！”

到底鬼子叫我們頂住了。指揮機關很快地安全轉移出去。

但正當連首長派通信員命令我們撤離時，日本鬼子向我們包圍上來了。排長為了解敵情，站在牆上向四處瞭望。不幸一顆子彈打中他的左背，從牆上摔下來。我一面給他包紮，一面小聲說：“排長，你傷得很重，先下去吧。”“不准你說話！”他掙扎着站起來給班長下命令：“七、八、九班按次序突圍！”他帶傷指揮我們向西北方向轉移。

我們剛衝出來，敵人發現了，集中砲火向我們打起來。我聽到身後一顆砲彈爆炸，回頭一看，排長倒下去了。立刻，我的心像插上一把刺刀，我把這消息往前一傳，跑在我前邊的王立初停下了。我們倆決心把排長救下來。但是，該死的敵人又衝鋒了。我讓王立初用槍和手榴彈掩護，自己向排長那邊爬去。敵人

槍砲打得越發緊起來。我剛爬到排長跟前，王立初也掛花了。我想：“這可怎麼好，三個人兩個掛花了！……不管怎樣吧，先把排長救下來再說。”我抬頭叫了聲：“排長！”排長看看我，說：“小劉，你快把王立初揸下去吧！告訴九班長代理我指揮咱排迅速撤走！我……”排長把兩顆手榴彈摘下來緊緊握在左手裏，用右手把大槍、文件交給了我。我急了，忙說：“排長，我一定要把你揸下去！”排長搶着說：“我命令你，趕快把王立初揸下去！”沒法兒，我只好說：“好吧，等我把王立初揸下去，馬上就來揸你。”可是，當我剛把王立初揸走，就聽到排長那邊發出驚天動地的巨響。啊！王雲玉排長和敵人同歸於盡了。立刻，我的心裏一酸，但我並沒有掉下眼淚。我想馬上衝上去和敵人拚了，又想到排長教育我說：“一個人，生，要生得夠樣兒；死，也要死得有價值。”我便揸起王立初，嗖嗖地往西北方向趕去。

回到連上，我把大槍、文件交給了指導



員。沉默了好半天，指導員才說出一句話：“好！王雲玉同志死得光榮！”這時，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淚，說：“指導員，我要求入黨，像王雲玉排長那樣，……請首長給我重要的戰鬥任務！”“好！讓黨在戰鬥中考驗你吧！”指導員說得特別乾脆。

三

一九四五年五月，我們這個連在山東壽光縣打日本鬼子。這年雨水很大，野地裏的高粱都澇死了。

有一天下午，連裏通知我去開會。到了連部，連長指着鋪在地上的地圖說：“你先坐下來看看，今天這個爆破敵人大樓的任務交給你。敵人約有一兩個連兵力，任務很重要。”立刻，我的心裏像開了一朵花，就像孩子過新年穿新鞋一般。我想：我這回領受“重要的戰鬥任務”了！

但我看完了地圖，仔細把任務掂算一番，

忽然又有些為難起來。我想：“這玩藝我頭一回幹，若是敵人發現了，我怎麼辦呢？若是炸藥不響，怎麼辦呢？若是我掛了花，怎麼辦呢？若是搞不好，同志們就不能衝鋒，就不能消滅敵人，又怎麼辦呢？……”這樣，那樣，在我腦袋裏跑了幾十個圈兒；最後，我給自己下了結論：要像王雲玉排長那樣——堅決完成任務。

我決心先把送炸藥的動作摸熟，回到班裏就學習。可是，剛演習了幾遍，就聽班長說：“出發！”我揹起炸藥就跟同志們一起走了。

戰鬥打響了。同志們都說：“這回該看劉湖同志的啦！”我向他們笑了笑，心裏說：“瞧吧，錯不了！”

當敵人的機槍、手榴彈像下雨般往下打的時候，我已爬到他們的鐵絲網跟前了。

敵人的火力漸漸弱下去了。我忽然發現據點西北角的鐵絲網下有一條溝，像是被雨水沖開的，能爬過一個人去。我決定從這裏爬過去進行爆破。正當我計算着爬過去把炸

藥放到什麼地方的時候，聽到樓上有人說：“八路的走了走了的，我們休息休息的。”喝！快要死的鬼子還想休息哩！好，我讓你們坐上飛機去休息吧！我抱起炸藥“呼”地從小溝穿過去，碰得鐵絲網“嘩啷”一響。敵人發覺了，立刻向這個方向打槍。可是敵人晚了，我們的機槍一梭子子彈就把它打成啞巴了。我衝到樓腳，把炸藥放好，拉開導火線，吹了哨子，跑出幾步遠趴下來。隨着炸藥天崩地裂般的一聲巨響，同志們呼喊著：“衝啊！衝啊！”飛快衝過去。

戰鬥勝利了。同志們評我為戰鬥模範。我對同志們說：“我不行啊！像王雲玉排長那樣的共產黨員，才算得上是戰鬥模範哩！”

不久，組織上吸收我參加了黨。指導員對我說：“劉湖同志，以後更要做模範了。”我問：“得做什麼樣子的模範呢？”指導員說：“要為全人類的美好遠景幹到底；吃苦在前，享福在後……”我握緊了拳頭，大聲說：“沒問題！指

導員請放心，我一定要像王雲玉排長那樣永遠地戰鬥下去。”

芬家灣的故事

閻丕鴻

一九四六年，賣國賊蔣介石調動了數百萬匪軍，向解放區大舉進攻。被人民打倒了的地主惡霸和漢奸，乘機抬頭，到處燒殺搶掠，害得人民叫苦連天。在河南省東部有個地方叫芬家灣。芬家灣有個大惡霸，名叫張大頭，外號“四方怕”。他家從祖上起就是惡霸。芬家灣四周的良田都被他霸去，樓房蓋下數百間。那家若是種了他的地，最後必定落得家破人亡。日本鬼子投降後，惡霸漢奸張大頭被鬥倒了，農民分了他的田園。張大頭不甘心，偷偷跑到開封，在那裏當了國民黨一個什麼狗官。自從蔣匪大舉進攻解放區以

後，芬家灣因離城很近，重新被國民黨佔領。張大頭也由開封回到芬家灣，搜羅了一批惡霸匪特，寨門上掛上了“青面獠牙”（國民黨黨旗）旗。先殺死了農會主任張明文全家老幼七口，又殺了婦女會長陳君英和她的老父親。鬧得全莊人人提心吊胆，日夜不安。被分了的房屋田地他都奪了回去，還強逼分過他的地的人，給他白種三年，誰要牙縫裏蹦出半個“不”字，那張大頭滿臉橫肉一皺，蛤蟆嘴一張便說：“不給我好好的白種三年，叫你們全家絕根！現在的天下是老子的，看你們窮光蛋還能再造反！”不到一個月的工夫，張大頭就召集了六七十個逃亡的惡霸和匪特，還從縣裏領來幾枝破槍，張大頭自稱為“反共救國團”的團長，經常出來襲擊我邊沿區政府，捕殺翻身農民和地方工作人員。這一帶人民，提到張大頭，沒有不恨之入骨的。我們地方武裝曾三次奔襲芬家灣都沒有成功，原因是寨牆高，外壕深寬。到打仗時，張大頭逼着全

莊人去守寨牆，由他的狗腿爪牙輪流監視。

軍區司令員為了剷除這股頑匪，想出了一個巧辦法。他派騎兵通信員把三營吳營長叫來。吳營長名叫吳二虎，是個偵察員出身，立過多次功勞，得過偵察英雄稱號的老幹部。他過去曾化裝混進敵軍駐地騙捉了一個漢奸團長，還打死過不少作惡多端的漢奸頭子。吳營長見了司令員就問：“有任務嗎？首長！”“有任務，不過這個任務是叫你幹兩年前的老買賣……”司令員把芬家灣土匪張大頭的情況介紹了一下，並說：“這股頑匪死守寨內，不易攻擊，我想把我們繳獲的三輛大卡車派出來，坐上一個連，乘夜開向芬家灣，就說是國民黨的正規軍，要在他莊住宿。土匪一看有汽車，必定相信，那時你就看機會行事，把這些土匪一網打盡。你看怎樣？”“好的很，首長！一定完成任務。”司令員接着說：“好！那你馬上回去研究佈置妥當，準備在今夜出動。”

天色漸黑，三輛滿載着兵士的大卡車，順

着公路向九十里外的芬家灣馳去。半夜，汽車到了芬家灣，就在西寨門外停下，並且拉長警笛——嘟——嘟——嘟地直叫，車燈照着黑色的大寨門。吳營長下了汽車就喊：“寨上有人嗎？”“有呀！”從寨門樓內回答了一聲。吳營長假裝發怒地罵道：“混蛋！為什麼不開門？”門樓上問：“你們是哪一部分的？”“老子是新五軍，媽的！沒長眼？晚上關門幹什麼？”“怕土八路來打呀！”正在這時候，張大頭來到寨牆上，一看有三輛大卡車，上面整整齊齊地站滿了戴着鋼盔的軍隊，當真是“國軍”來了！他便陪笑說：“對不起！官長，敝人不知貴軍駕臨，有失遠迎，請原諒，我馬上開門。”一會兒，寨門吱吱呀呀的開了。三輛汽車嘟嘟地開了進去。吳營長問張大頭：“誰是保長？”“嘿嘿……官長，有啥事情我辦好了。”張大頭點頭哈腰地說着。“你是哪一個？”“嘿！好說，在下張大頭。請吧官長，弟兄們都到寒舍住下吧。”“好吧！”吳營長心中暗喜：“正好，該死鬼！這